

寶吉祥文史教育協會第二屆中小學生成語故事徵文比賽

篇名：滄海桑田

四十米寬的道路在尚未開發的地區顯得冷清，兩旁荒蕪的雜草叢生之地被鐵絲網圍成一塊塊的。人車稀疏，夜裡昏黃的路燈更顯突兀……

竹苗一帶地形以丘陵為主，地形迭起，適用於建築的平原僅有鳳山溪、頭前溪河口一帶沖積平原，面積狹小，卻因為竹科所帶來的大量「科技新貴」、導致建商不得不和大自然爭地，一棟棟的高樓如雨後春筍般地在狹窄的平原拔地而起。

這是個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阿嬤家位於竹北沿海的農村地區，依山傍海雖說有西濱、中山高、台鐵、高鐵經過，但是阿嬤家實在太鄉下，特別前往一趟必定要先在國道上塞車，而後又是在田間小路穿梭，實在舟車勞頓。

剛上小學的時候，還可以利用假日的時候特別回去一趟，然而隨著年紀的增長，課業的繁忙也大幅降低了回阿嬤家的頻率。從每周一次變成每月一次，再變成回外婆家的時候順道拜訪，而隨著外婆過世以後，現在只能利用寒、暑假以及清明、端午等長假回去了。

然而這次回去，既不是清明，也不是端午，更不是農曆新年。便是那麼一個平凡的假日使得這次的回去格外的特別。那個周末，剛過六點就坐在書桌前拿著筆電拚命地打報告。正當我正想喘口氣時，突然接收到爸爸的電話，要我迅速整理今天需要用的東西，半小時出門去阿嬤家。匆匆地收起筆電，趕忙收拾報告需要用的資料，暫時先將突如其來的訊息擱置在一旁。

爸爸在車上告知我阿嬤前些日子爬樓梯時失足滑下樓梯，所幸滑了五階就到平台上了，但這樣的傷害足以使原先就已步履蹣跚的阿嬤必須在床上靜養一些時日。

這則駭人聽聞的消息使我無法繼續完成我的報告。原本滿腦都在想待會要請阿嬤煮什麼好吃的、去哪裡走走，現在都化為烏有。

之前有好長一段時間，爸爸要在長期在海上航行，一個月只能回家兩、三天，而媽媽當時工作時間需要晚出晚歸，在雙親都無暇顧及我，而且不願意找保母的前提下，大多數時間只好將我託給遠在新竹的阿嬤，平日多由阿嬤和小姑姑照顧，只有周末或連假才會偶爾回桃園。小時候阿嬤總會親手做中餐、晚餐，那些阿嬤從馬祖帶來台灣的記憶化為一道道佳餚在餐桌上傳承下去。小姑姑也總會在媽媽較為繁忙沒辦法帶我回桃園的周末，帶我去新竹各地旅行，從新竹三大老街、竹北及竹市的各式百貨、峨嵋、寶山一帶的清幽景點、乃至台北陽明山也曾留下腳印。可在我即將升上國小的暑假時，在媽媽的工作時間回到正常、而後不久爸爸不再需要出海行行後，我的生活重心從新竹回到桃園，這段童年隨著時間以及逐漸生疏的來往悄悄的埋沒在新竹。

一下車之後，依舊是那棟貼滿橘紅色磁磚的舊式透天厝，但門前的植株不

再像以前那般萬紫千紅，清一色是些不起眼且易於照顧的多肉植物，推門而入後，沙發也換成一套更加柔軟、兼具躺臥功能的。經過飯廳，瞥眼看去廚房也在過年之後迎來一次翻新，流理臺、鍋具都換了一套。

爬上樓梯後，赫然發現扶手也經過了一翻加固，牆面的油漆也重新粉刷一遍，二樓走廊的地板也不像小時候一樣會有凹陷的感覺了。

在這曾經乘載童年的地方，回憶隨者前往阿嬤房間的途中的腳步聲逐漸被喚醒，可誰能確定被喚醒的是童年的回憶？

推開阿嬤的房間的門，便看見祖母的左腿纏滿了石膏和紗布，架在小枕上。曾經站在廚房做菜的身影，如今卻成了倒臥病床的老婦。

還沒等我開口關切，聽到推門生的阿嬤便說：「孫子啊！回來看阿嬤了呀。」聽到阿嬤的聲音，耳畔突然浮現出現一道至稚嫩的聲音：「阿嬤！我回來了！」或許是懷念吧！聽見了阿嬤的聲音依舊，使我放心了不少，卻又無聲無息的勾起塵封已久的回憶。

祖母伸手示意我趕快做下，我又回到小時候的床位，不禁想起小時候堅持要跟阿嬤睡，儘管有很多空房間、親戚也不斷說握長大了要自己睡，單終究沒有人能撼動我的決定，畢竟是唯一的「金孫」，備受親戚的寵愛，眼見勸說無效，業就此作罷。

剛陷入回憶沒多久，阿嬤就開始叨叨不停，一下子說我小時候有多調皮，又說以前帶我回馬祖的時候跟遠房小姑姑玩成什麼樣子，還不忘將親戚從各地送來的水果塞給我，說是太多多到吃不完分我一點。

而當祖母還在一旁不斷講述我以前過往時，我逐漸從原本的坐姿側躺而下，在這躺了六年多的位子上陷入沉思。

東南邊的市區沿著鳳山溪向西北侵蝕，起初我還擔心這張床是受不住沉重的回憶，現在卻開始擔心沒有地方能安置這些過往的美好。

還是同一條四十米寬的道路，然而兩旁儼然高樓林立。